

母亲最后的牵挂

□南京 李云

壬戌年正月初十子时，母亲驾鹤西去了。

还是上一年初秋，积劳成疾的母亲，在心肌炎、脑血栓等几种大病的折磨下，再也挺不住了，被我们兄妹“强行”送进了医院。尽管我们倾尽全力，医生也精心治疗，但病情仍不见好转，日益加重，渐渐成了植物人一般。医生们多次告诉我们，母亲已病入膏肓，就是神仙也治不了，建议我们把母亲接回家，再住下去也是瞎花钱。我们怎能答应？觉得不管花多少钱，也要尽量延长母亲的生命，更希冀能有奇迹发生。

壬戌年正月初九一大早，查房的医生说，母亲绝对撑不过今天晚上了。闻讯赶来的舅家表弟说：“表哥表姐，你们对姑姑的心已尽到，姑姑这样活着也是受罪。接她回家吧，千万不能让她在医院咽气呀。”万般无奈之下，我们给母亲吸着氧气运回了家。

时近子时，我让弟弟妹妹和前来送母亲最后一程的亲友们都去休息，由我一个人陪伴母亲。

看着躺在门板上的母亲，我心如刀绞。老人家骨瘦如柴，面若死灰，两只无神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眼皮子动也不动一下。我把母亲冰凉的手轻轻握着，贴在我满是泪水的脸上……

古街老酒香

□四川自贡 李尧隆

弯弯曲曲的小河从岁月的时空里流过，而后嵌在小镇，于是就有了记忆中的老街酒巷。

我家就住在那老街上，我童年的时光在那里度过，从小生活在老街那条青石板麻石板铺就的小巷子里。小巷的尽头就是二叔的酒坊，每天浓浓的酒香溢满了小巷，风一吹，整个小镇老街都是酒的芳香。

秋收秋种过后，小镇老街的人变得悠闲起来，二叔那座青砖黛瓦的酒坊也热闹起来，从里面飞出一阵阵喧闹。

乡下冬天农闲，请客办酒的都挤在冬腊月或正月间，二叔二婶人缘比较好，请客办酒用的酒大多都在他家打。从冬月到过年，他们忙得几乎没睡过踏实觉，每天俩口子早早起：磨粮，泡粮，蒸粮，拌曲做香，然后入池发酵，蒸酒……做酒有很

雪落山头草木知

□无锡 陆锋

那场雪落下来的时候是早上。我在书房读书，被扑簌簌的细微声响打扰，推开窗——山的轮廓模模糊糊，只能用自己的想象去填充，成了留白。

今冬苦寒，据说是近年来最寒冷的一季。此时，才深觉在家煮茶、读书实在是成了一件赏心乐事。书房温暖而明亮，煎水、泡茶、饮茶，好不快乐！只是心下一动，蓦然想起了日本歌人藤原家隆的一首和歌：“莫等春风来，莫等春花开。雪间有春草，携君山里找。”这首和歌很受茶道宗匠千利休居士赞赏，认为最能传达茶人冬日饮茶时的愉悦心情——轻啜一口茶汤，感觉春天就在舌尖，那是春天最为真切的滋味。

我想去山间找一找，找找看寒冬白雪覆盖下深藏着的炽热生命！气候冷肃。山道上已经有了薄薄

我哽咽着念叨：“妈，不知道您是否还能听到，不是儿子不孝盼着您走，您太痛苦了，就闭上眼睛走吧……自您生病，就不能说话了。我想您一定有不少事情想交待而没有交待，所以不想就这样闭上眼睛走。如果您心里还明白的话，我来说，‘是’您就眨一下眼，‘不是’就不眨眼，行吗？”

奇迹发生了！母亲的眼皮竟然动了一下！我真的不敢相信：“妈！您再眨一下眼？”大约两、三秒后，母亲的眼皮又动了一下。我忽然明白，母亲久久咽不下最后一口气，是她还有未了的心愿。我紧盯着母亲的双眼说道：“妈，您放心吧，您走后我一定把父亲安排好，好好孝顺他。”母亲的眼皮动了一下。我又说：“我一定牢记您的话，在部队好好干，为您争光。”母亲眼皮又动了一下。两句话说完，我停住了，一下子真想不起来还有什么大事情要说了，就问：“您还有其他事吗？”这一次隔了好长时间，一分钟左右，反正我觉得此时的一分钟已经很长很长了。母亲的眼皮再次动了一下。我心里咯噔一下，忽然想起还有弟弟妹妹的事情没有说到，忙说：“您放心！我以后转业就回老家来，一定把弟弟妹妹团结好照顾好！”再看母亲——眼睛慢慢地闭上了，一颗豆大的泪珠从眼角流了下来，紧接着，母亲头一

多道程序，得足足花上一个星期的时间。如果不细心，做出来的酒必定不香不醇，甚至高温烧坏，做出的酒又涩又苦。二叔说酿酒就像养娃娃一样，一点也马虎不得。

二叔与二婶这几个月天天都窝在酒坊里，二婶把乌黑漆亮齐腰的辫子用头帕扎起来，怕掉头发在酒里。围裙也早就系起来了，怕落了灰迷了眼，其实酒坊里里外外早就被二叔打扫得干干净净，连屋顶上天花板的灰尘也都扫落得干干净净。二叔把高粱磨好，再倒在风车里把空壳子吹干净，用温水浸泡后滤干水，再放到木甑里蒸两遍，蒸熟透了后，再撤出摊凉后下酒曲做香发酵。七八天后那醉人的香味飘散开来，整个老街都透着香。

古镇老街像其他中国南方小镇一样，虽平凡但很美，秀丽的小河从

的积雪，有些地方结了薄冰，一不留神踩上去就有一种悦耳的脆响。此时，山林里大部分植物的枝叶都已凋谢殆尽，只是山洼里仍有大片松树林还在默默坚守着，一片倔强的厚重的绿意。

大概是没有了树木的遮掩，山就遮掩裸露在了我的面前，像一个孤独的孩子，瑟瑟地站在雪地里。上山的小径一如既往的蜿蜒，雪地里有几行浅淡的痕迹，许是野鸡野兔已早我一步到访。

山间的小溪不再汨汨，大大小小的石块上残雪堆积。溪水冲刷出几条细若丝线的水路，时断时续地流淌，像是有气无力地挣扎，抑或是随遇而安的闲淡。此刻，已是正午，阳光明媚。亮丽的阳光漫过来，我便真切地呼吸到了山林间清冷的气息。

再往上行，雪便积得厚一些了。一些竹子依然苍翠，却没有了冲天而

歪，身体抽搐了一下，被我握住的手伸开了……

时至今日，母亲临终时的情景还常常浮现在我眼前。这些年，我用行动努力践行着我许下的诺言：对父亲，由在他身边生活的弟弟和妹妹悉心照顾，我和爱人平日里或电话或视频嘘寒问暖，一有空就回家看看。如今，94岁高龄的父亲精神矍铄，常帮着打理菜园，兴起时还骑着电动车在村里转转；唯一令我深感自责的是在反复斟酌权衡后，我转业后到南京安家，没有履行对母亲许下的回老家的诺言。因此，我用远胜常人的行动，努力做到“把弟弟妹妹团结好照顾好”的承诺，以弥补对母亲的愧疚。造房建屋时尽力支持，电视、空调、洗衣机等家用电器都帮他们早早置好。四季衣物从头到脚里里外外大都是我们添置，就医看病的钱，医保报销后我们全包。手头紧张时只要开口，我们都鼎力相助。家里出现矛盾时，“找大哥大嫂”成了姐妹们的绝招……即便如此，心地善良的爱人还常提醒我，想想你在妈妈临终前许下的愿，我们怎么帮助姐妹们都不为过。所以，她另外还常常背着我给姐妹们不少帮助。

在天有灵的妈妈，您放心吧！我们兄妹三个日子过得很好，正筹划庆祝父亲的百岁生日……

镇中间划过，人们依河而居，河两岸古木参天，一到春天开满各种各样的花，姹紫嫣红，争奇斗妍，风景如画，加之老街地处湘鄂赣三省交界处，又盛产钾藏石矿，自古至今商贾云集，有“小汉口”之誉。前几年被评为全国重点文化文明之镇后，每年三月到野樱岭来看樱花的人络绎不绝。二叔的高粱酒被政府作为小镇特色品牌产品，来古镇旅游观光的人，在赏完美景后，边在老街上吃着特色美食和红苕锅巴饭，边品尝着二叔酒坊里的谷烧酒；回去时总要在二叔的酒坊里打上满满的一壶谷烧酒带回去。

二叔同二婶一合计，也把剩下几间空房子一番装修后，又买来了新的酿酒设备扩大了酒坊规模。招了一大批学徒，现在老街上的人做起了酿酒一条街。我相信，老街的酒香会越来越浓。老街人的梦也越做越醇。

去的凌厉气势，柔柔无力地弓着腰，像是侠客到了暮年，无端就想起了陆游的诗句“壮心未与年俱老，死去犹能作鬼雄”。壮心仍在，只是岁月这把无处安放的刀，未曾放过万物。

阳光渐渐隐匿，抬眼望去，远山似乎是蜷曲在积雪里，苍苍莽莽，大约是在酝酿一场冬雪呢。

我转身下山，不意外，又与那大片青松树林相逢。虽然上一刻才见过，但在这白色苍茫中，再见这一片浓墨重彩的绿，竟有几分他乡遇故知的感慨——那是春天的序章吧！

一路上，山林静谧、安详，只有雪扑簌簌落下的声音与我的脚步声交织，倒显得我有些匆匆了。在山脚站定，回望，雪上已经没有了我行过的痕迹。山，已被白茫笼罩，只余那寄出苍绿。

雪落山头，草木知。

南京大萝卜盆景

□南京 王松筠

家有一盏萝卜盆景，悬吊在客厅，远看红艳艳，近看水灵灵。百看不厌。其实，它是用南京大萝卜制成的。这种萝卜盆景，既无花盆，也无肥土，只是一只红萝卜和十几粒蒜瓣，凭借顽强的生命力，仅靠清水养活。

众所周知，南京大萝卜，又名板桥大萝卜，自古就是优良的蔬菜品种。在《白门食谱》《冶城蔬谱》等古籍中均有记载。它生长在肥沃的菜地上，茎叶挺拔，肉根裸露，色泽红润，形态长圆，一副大大咧咧的憨厚模样，天生讨喜。收获季节，菜农抓住萝卜缨子轻轻一拔，半斤多重的红萝卜就破土而出，身后仅剩一个圆圆的小坑。红萝卜进了家门，除了生食、熟食、腌制萝卜干以外，还可制成盆景，给人精神享受。

第一次见识萝卜盆景，是在1970年的春节。我从插队的农村回到南京的母亲家，见厨房里挂着一只奇怪的菜篮，色彩红绿相间，造型小巧玲珑，非常漂亮。再一细看，哪是什么菜篮，它是半截发了芽的红萝卜，悬吊在厨房的钩子上。红萝卜的上方，直立着青青的大蒜叶，春意盎然。红萝卜的下方，横生着黄黄的萝卜缨，烘托着鲜红的半截萝卜，暖意融融。既像插花，又像灯笼，简直妙不可言。母亲说，这是你妹妹做的萝卜盆景。更为精彩的是，红红的萝卜皮上还雕刻着“南京”两个字，像是印章，又肖

皮又文艺。引得妹妹的同学都交口称赞。

从那以后，我学会了制作萝卜盆景，年年春节都要自制一盏萝卜盆景，悬吊在客厅，自我欣赏。其制作方法简单而有趣。先将红萝卜一刀两断，只要头半截，切掉偏长的萝卜缨子，留下短桩，让它另长新叶。然后把这半截萝卜置于砧板上，在萝卜肉内挖个圆坑，坑里排列十几粒蒜瓣，形成排排坐吃果果的样式，圈内注满清水，让蒜瓣们浸泡在萝卜腹内，坐等生根发芽。最后用细细的漆包线做个网兜，兜住这半截红萝卜，悬吊在家里通风见亮的地方。记住天天浇水就行。别看这半截萝卜，生命力极强，表皮红红火火，高悬在堂屋中，如同灯笼。灯笼上面，萝卜腹内的蒜瓣出苗了，长高了，颜色碧绿，葱葱茏茏，不是水仙，胜似水仙。灯笼下面，切掉的桩头上，不断冒出新叶，金灿灿的柠檬黄，开始向下生长，逐渐弯成圆弧，再昂起脑袋，围绕红萝卜，冉冉上升，宛如金蛇环舞，更像群龙贺岁。

左邻右舍也在制作不同的萝卜盆景。有的横放，有的直立。有的置于书案，成为摆件。有的挂于阳台，仿佛吊兰。外观千姿百态，同为平凡的生活增光添彩。

我的感觉，南京的萝卜盆景，尽管造型各不相同，但其优秀品质始终不变，一是红艳艳，二是水灵灵。

藏在冰花深处的洗衣机

□云南昆明 陆继山

在故园的一个角落里，陈列着一台因年久失修而早已无法运转的洗衣机。每逢冬天我回乡探亲，总会不自觉地看看它陈旧而古朴的样子。包括今年在内，连续有五个冬季，我都是在大雪纷飞的日子里回来，又在万丈冰封的早晨或上午离家远去。我去看这台洗衣机的时候，它身上总是布满着雪花，不，严格来说，是布满冰花。因为看起来是雪的样子，伸手摸上去却是坚硬的冰花的美丽。

我为何对这台洗衣机有着如此深重的感情，大概也和冬天有着重要的联系。

我上高中的年代，每逢冬季，因为学校的自来水一向冰冷刺骨，而我们又面临着巨大学习压力，母亲总是嘱咐我，每个月多带些衣服到学校换着穿，脱下来的脏衣服等到放课后假拿回家里让她统一洗。最初我对冬天在学校用冰水自己洗衣服的倔强坚持，终于被手上和脚上不断长出来的冻疮所打败。

每次冰雪天放假回到家里，是我的内心最受摧残又最为矛盾的日子。因为我要目睹着母亲用那双冻得红肿的手在水龙头下为我们洗一件又一件厚厚的冬衣。我们总是劝她烧点热水，和她一起洗，但她总是说洗衣服太多太厚，一个火炉烧一天水也未必够洗……

有一个冬天放课后假回到家里，雪花依旧在飘，我一走进

院子就看到一台覆盖着一个棉布套的洗衣机。我问母亲哪里来的洗衣机？母亲告诉我，两天前她在集市上买的，她担心有时不在家我们动手洗衣服会冻坏手脚。当时我有些疑惑，因为家中条件不好，为了供我们上学，家里的经济早已不堪重负，母亲哪里来的余钱买这台洗衣机？

洗衣机买回来的第二年冬天，我跟随母亲去赶集。走过家电商店的时候，看见超市的老板娘和母亲打招呼，说母亲用一年时间才还清这台洗衣机的欠款，真不容易。母亲有些尴尬，我却故意回头假装和别人打招呼，又装作没有听见她们的对话，但鼻子一阵酸楚。好在我马上咽回了似乎要迸发而出的眼泪，一脸平静地快速追上母亲，和她聊起别的话题……

这台洗衣机整整用了八年才坏，父亲说该换个全自动洗衣机了。当全家人都想把这台破旧的洗衣机扔掉的时候，我却一脸坚持把它放到院子的角落里，直至所有人妥协。因为母亲和全家人都看得出它对于我来说那份特殊的意义。

一年又一年，风雪复风雪，当山水苍老，斗转星移，当故人也逐渐老去，我却依旧坚持着风里来，雪里去。有时回去本也毫无目的，也许只是为了抚摸一下那台布满冰花又镌刻着母亲深爱的古朴而陈旧的洗衣机。

青石街

NEW SUPPLEMENT 477号

投稿邮箱:xinfukan2@126.com